

# 讀〈逯盤〉銘文瑣記<sup>1</sup>

何樹環\*

〔摘要〕

2003年1月19日，陝西眉縣楊家村出土窖藏西周銅器27件，其中〈逯盤〉銘文有373字（含合文1，重文12），是目前西周盤類銘文中篇幅最長者。盤銘內容豐富，其中既有金文第一次出現的語詞，也有一些語詞可以和舊有器銘相互發明。本文試就〈逯盤〉銘文中的「幽明厥心」、「葬明厥心」、「會詔」、「會」幾個語詞、文句，及全篇銘文的性質等幾個問題提出個人的看法。認為「幽」當訓為「深」，「幽明」在盤銘中不應當視為偏義詞。「葬明」或當即《詩經·魯頌·有駟》：「在公明明」之「明明」，為勤勉、甦勉之意。「會」及「會詔」中的「會」皆訓為「匹」，相當《楚辭·離騷》：「湯禹嚴而求合兮」之「合」。全篇銘文從形式及內容的特點來看，可視為宗廟頌禱之詞的忠實記錄，其文體近於「頌」。

關鍵詞：西周、金文、語詞、頌、逯盤

\*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sup>1</sup> 作器者名為「逯」，此字尚未有共識，暫依出土報告隸定作「逯」。

2003年1月19日，陝西眉縣楊家村出土窖藏西周帶銘銅器27件，<sup>2</sup>其中〈逯盤〉銘文有373字（含合文1，重文12），是目前西周盤類銘文中篇幅最長者（銘文見所附拓片）。盤銘內容豐富，據文意可分為三個大段落，前半段按照世系述說逯之先祖的功績德行，和輔弼西周諸王的銘詞，其中既有金文第一次出現的語詞，也有一些語詞可以和舊有器銘相互發明。以下即就〈逯盤〉銘文中的「幽明厥心」、「葬明厥心」、「會詔」、「會」幾個語詞、文句和全篇銘文的性質提出個人的看法，希四方先進不吝指正。（文中引用銅器銘文時，除有必要說明者，皆採寬式，不另註明）

### 一 幽明厥心、葬明厥心

盤銘云：「丕朕皇高祖新室仲克幽明厥心」，「幽明厥心」是新見的語詞，王輝先生引《易·繫辭上》：「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韓康伯注：「幽明者，有形無形之象。」認為「幽與明是反義詞，但在銘文中強調的是明的一面。下文說零伯『葬（靈）明厥心』，大意相同而用詞稍有變化。」<sup>3</sup>

按，「□明厥心」這樣的語詞見於銘文者有

- |                         |                    |
|-------------------------|--------------------|
| 「克明厥心疋尹」                | 〈癘鐘〉（《集成》250）      |
| 「穆穆克明厥心」                | 〈師望鼎〉（《集成》2812）    |
| 「克明又心」 <sup>4</sup>     | 〈秦公鐘〉（《集成》262）     |
| 「隹乃（能）明乃心」 <sup>5</sup> | 〈克罍〉〈克盃〉（《考古》1990年 |

<sup>2</sup> 〈陝西眉縣楊家村西周青銅器窖藏〉《考古與文物》2003年3期。

<sup>3</sup> 王輝〈逯盤銘文箋釋〉《考古與文物》2003年3期

<sup>4</sup> 李學勤曾懷疑「又」為「厥」之誤，徐寶貴則有進一步的論述。李文見〈克罍、克盃的幾個問題〉《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的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1993年，後收於《走出疑古時代》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徐文見與孫臣合著之〈古文字考釋四則〉《考古與文物》2001年1期。

1 期)

「敬明乃心」

〈鬯盥〉（《集成》4469）

〈師詢簋〉（《集成》4342）

其中的「明」字，由「佳乃明乃心」來看，顯然是這類語詞中的主要動詞，「明」可訓為「勉」，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三·明聽朕言》云：

「家大人曰：《爾雅》：『孟，勉也』，孟與明古同聲而通，故勉謂之孟，亦謂之明。〈盤庚〉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言當勉從朕言，無荒失也。〈洛誥〉曰：『明作有功』，言勉作事也。又曰『公，明保予子』，言公當勉保予冲子也。〈多方〉曰：『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言爾邑中能勉行之，爾則惟能勤乃事也。」<sup>6</sup>

復配合《尚書·康誥》：

「往盡乃心，無庸好逸豫，乃其乂民。」

〈師鬯鼎〉：

「王曰：師鬯！汝克盡乃身，臣朕皇考穆王。」（《集成》2830）

「克明厥心」應該是指能勉其心，盡心事主的意思。且「□明厥心」這類文句，不論是金文或文獻中，「明」的前一字，皆未見與「明」字結合，構成偏義詞的情形。「幽」當訓為「深」，《爾雅·釋言》：「幽，深也。」《周易·說卦》：「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韓康伯注：「幽，深也。」

《尚書·盤庚中》：「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文中用「大」作為「不宣乃心」的狀語，與盤銘以「幽」作為「明厥心」的狀語，二者是非常相近的。

盤銘中又有「辨明厥心」，「辨明」一詞，文獻未見，西周金文中

<sup>5</sup> 銘文第一個「乃」字疑讀為「能」，意同於「克」，第二個「乃」字意同於「厥」，參拙著〈金文釋讀二則〉第五屆訓詁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2000年12月，台灣逢甲大學。

<sup>6</sup>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三》頁二十～二十一，臺灣中華書局，民國76年台4版。

〈尹姑鬲〉：「穆公乍尹姑宗室于繇林。佳六月既生霸乙卯，休天君，弗忘穆公聖葬明，<sup>7</sup>比(弼)事先王。格于尹姑宗室繇林，君蔑尹姑曆易…」  
《集成》754

〈師鬲鼎〉：「用型乃聖祖考葬明，黜辟前王，事余一人。」  
《集成》2830

〈牆盤〉：「葬明亞祖祖辛，甕育子孫。」  
《集成》10175

〈牆盤〉之「葬明」，各家說法不同，李學勤先生云：「葬假為靈，《文選·東京賦》注：『明也』。」<sup>7</sup>徐中舒謂「葬明，賢明也。古人稱葬明，今人稱為賢明，皆常用語。」<sup>8</sup>裘錫圭先生引用陳夢家的說法，認為「葬明」指耳目聰明，<sup>9</sup>于豪亮則云：「葬讀為靈，《詩·靈臺》：『經始靈臺』，傳：『神之精明者稱靈』。〈離騷〉：『夫為靈修之故也』，注：『靈謂神也』。故『葬明』即精明。」<sup>10</sup>按，新見〈逯盤〉「葬明厥心」之「葬明」當即上引諸銘文之「葬明」，然依各家所述，於「葬明厥心」之意皆不合。余以為「葬明」當讀為「明明」，猶《詩經·魯頌·有駟》：「在公明明」之「明明」，為勤勉、甞勉之意，試說如下。

「葬」古音為來母真部字，「明」為明母陽部字，來母與明母的字有同源的例證，如「命」與「令」是同源詞，西周金文中「命」字寫作「令」的例子極多，「命」是明母字，「令」是來母字。又如「來」與「麥」，在甲骨文中，「來」既是「麥」的表意初文，又用以作為「往來」之「來」，不論這種現象是否是因為存在複輔音「ml」，<sup>11</sup>但至少可說明來母與明母在上古音中有一定

<sup>7</sup> 李學勤〈論史牆盤及其意義〉《考古學報》1978年2期。

<sup>8</sup> 徐中舒〈西周牆盤銘文箋釋〉《考古學報》1978年2期。

<sup>9</sup> 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文物》1978年3期。

<sup>10</sup> 于豪亮〈牆盤銘文考釋〉《古文字研究》第7輯，中華書局1982年6月。

<sup>11</sup> 洪家義認為「令」、「命」、「來」、「麥」的關係可證明上古有複輔音「ml」，說見〈令命的分化〉《古文字研究》第10輯，中華書局1983年7月。

程度的關係。真部與陽部，距離還不算遠，王力《同源字典》中列「氓」（明母陽部）、「民」（明母真部）為一組同源詞，云：

「《說文》：『氓，民也。』《方言·三》：『氓，民也。』注：『氓，民之總名。』《廣雅·釋詁四》：『氓，民也。』《詩·衛風·氓》：『氓之蚩蚩。』傳：『氓，民也。』《戰國策·秦策一》：『而不憂民氓。』注：『野民曰氓。』」<sup>12</sup>

前面說過，在「□明厥心」這類語詞中，「明」是主要動詞，而作為「黽勉」之意的「明」，在文獻中又可作「明明」，最早指出這點的是王引之，其說云：

「家大人曰：明、勉一聲之轉，故古多謂勉為明，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臺臺，勉也。』鄭注〈禮器〉曰：『臺臺猶勉勉也。』臺臺、勉勉、明明亦一聲之轉。〈大雅·江漢〉篇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臺臺文王，令聞不已也。〈魯頌·有駟〉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在公勉勉也。」<sup>13</sup>

「明明」做「黽勉」之意，尚見於

《尚書·呂刑》：「穆穆在上，明明在下。」

蓋言「在上者穆穆嚴敬，在下者黽勉執事」

《詩經·大雅·大明》：「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其意並同。又〈大雅·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赫赫明明」恐即「赫赫在上，明明在下」之縮略語。「明明」或作「勉勉」

《詩·大雅·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孔穎達疏：「言勉勉然勤行善道之我王，以此聖德綱紀我四方之民。」

「明明」又或以其意書作「黽勉」

《詩·小雅·十月之交》：「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sup>12</sup> 《同源字典》p372，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10月初版2刷。

<sup>13</sup> 《經義述聞·卷七》頁九~十，〈明明天子〉，臺灣中華書局，民國76年台4版。又，引文中的看法亦見於同書卷三「明聽朕言」條。

《國語》中，臣子黽勉執事的相關文句可與此處討論的「明明」相互比較。  
〈周語〉記祭公謀父勸穆王不可伐犬戎之語，其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

王引之指出「惇帥德而守終純固」當作一句，云：

「上文『大畢伯士』，注以為犬戎君，蓋犬戎之先君也。其曰『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辭意顯然，此句蓋指犬戎今君而言……樹者，其主名，惇字當屬下讀，犬戎樹者，先國而後名，猶邾婁顏耳！『惇帥舊德』者，惇，《史記·周本紀》作『敦』，《爾雅》曰：『敦，勉也。』言勉循舊德也。《晉語》曰：『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共給也』是其證。下文單襄公曰：『懋帥其德』，韋注言『勉帥其德』，文義亦與此同。」<sup>14</sup>

（引按，籍偃之事見〈晉語七〉，為晉悼公即位任官之事，其文云「知籍偃之惇帥舊職恭給也，使為與司馬。」單襄公之事見〈周語中〉，單襄公言陳國必亡時云：「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言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

又，〈癘簋〉云：「王對癘懋，易佩。」（《集成》4170）銘文之「懋」當與上引《國語·周語》：「懋帥其德也」之「懋」意義相同，皆訓為「勉」。

回過頭來，將「辨明」讀為「明明」，乃勤勉、黽勉之意，上舉相關銘文和〈逯盤〉銘文皆可文從字順。且與《國語》、〈癘簋〉的記載配合起來看，可知黽勉執事在當時被認為是臣子輔弼君主時的重要德行，甚至是得以任官、受到賞賜的條件，故〈尹姑鬲〉、〈師鬲鼎〉、〈逯盤〉以「辨明」、「辨明厥心」稱其先祖輔弼之德行，至於〈牆盤〉「辨明亞祖祖辛」之句式、意義，則與〈大雅·棫樸〉之「勉勉我王」、〈大雅·江漢〉之「明明天子」相近。

<sup>14</sup> 《經義述聞·卷廿》頁二，〈犬戎樹〉，臺灣中華書局，民國76年台4版。

「明」為金文的常見字，在「辨明」、「辨明厥心」中不寫作「明=」的具體原因還不清楚，或許與「避重複而變文」有關，楊樹達於《古書疑義舉例續補·避重複而變文例》云：

「《尚書·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偽孔傳云：『鳥，南方朱鳥七宿也。』孔疏云：『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此經舉宿，為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近人崔適云：『此言小誤。若是則總舉七宿，四時皆可，何獨於春？自有惟宜於春之故。蓋火為十二次之一，若春亦舉其一次，乃為鶉火，與三方之一名者不同，虛、昴皆七星之中，若春亦舉中星，當曰『日中星星』，二字同文，又與三時星名不類，故曰『星鳥』。此見古人修辭之誠。』（《史記探源·卷二》）樹達按，崔氏之言極精確。鄭注云：『星鳥，鶉火之方。』又注下文星虛、星昴云：『虛，玄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宿也。』以鄭注文例推之，星火與星鳥同舉次名，與虛、昴言中宿者異，則星火自非謂蒼龍中宿之星，故《月令》疏引鄭答孫頴云：『星火非謂心星。』其明證也。崔氏云：『火為十二次之一。』正與鄭義相合。」<sup>15</sup>

或許是因為這個緣故，乃借音近的「辨」來記錄「明」，遂與典籍之「明明」、「勉勉」、「臚臚」看似不同。

## 二 會、會詔

盤銘於西周諸王之前，皆有明確為輔弼、佐助之意的語詞，其中「會詔康王」、「用會邵（昭）王、穆王」的「會詔」、「會」用為輔弼之意，是金文中所見新的語詞，需加以說明。銘文中「康」的前一字作「鬯」，一般皆讀為「詔」，為佐助意，盤銘間用「會」、「會詔」，與《大盂鼎》：「適詔夾死

<sup>15</sup> 楊樹達《古書疑義舉例續補》p11〈避重複而變文例〉，收於《古書疑義舉例等七種》，世界書局，中華民國81年5月3版。

鬮戎」、「夙夕詔我一人烝四方」，間用「詔」、「夾詔」（它器或作「詔夾」）的情形相同。「會」顯然是輔弼、佐助之類意義的一個詞。學者多已指出「會」、「合」是二個形、音、義密切相關的兩個字，文獻中每每互訓，在使用上也有混同的情形，如《老子》五十五章：「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馬王堆帛書乙本「合」字作「會」，郭店簡則作「合」。《爾雅·釋詁上》：「仇、偶、妃、匹、會，合也。」此可做為訓解盤銘「會」字的線索，但「會」字在文獻中未見訓為輔佐之意的（過去未發現），「合」則有此用例，《楚辭·離騷》：

「湯禹嚴而求合兮，紜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乃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洪興祖補注：

「合，匹也……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也。」

由上下文意來看，「合」訓為「匹」，即弼匹之意，「求合」即「尋求弼匹之人」。〈離騷〉中之「合」訓為「匹」，盤銘之「會」亦應訓為「匹」。銘文之「會詔」，猶他器所見之「夾詔」，是同義連詞，皆弼匹、佐助之意。

透過對盤銘「會詔」的理解，還可以糾正過去對〈秦公鐘〉及《尚書·文侯之命》中相關詞語的訓解。

〈秦公鐘〉：「烈烈昭文公、靜公、憲公，不墜于上，即合皇天，以就事蠻方。」  
《集成》262

鐘銘中的「邵」，一般多讀為「昭」，「合」或讀為「答」。<sup>16</sup>由〈逯盤〉之「會詔」可知，鐘銘之「邵」亦應讀為「詔」，「詔合」即「會詔」之意，「會詔」於鐘銘作「邵（詔）合」，猶「夾詔」又作「詔夾」。

《尚書·文侯之命》：「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sup>16</sup> 讀「合」為「答」見伍士謙〈秦公鐘考釋〉《四川大學學報》1980年2期。



「會紹」，歷來注疏皆僅涉及「紹」，唯楊筠如《尚書覈詁》：「會紹，當是成語。紹，〈釋詁〉猶助也。」<sup>17</sup>此說最為近似，然於「會」字終無解說。今由盤銘可知，文中的「會紹」即盤銘之「會詔」，「會」訓為「匹」，「會紹」即弼匹、佐助之意。

### 三 關於〈逯盤〉銘文性質的一點想法

盤銘以「逯曰」為篇首，這樣形式的銘文，在兩周銅器銘文中尚有

1. 〈單伯昊生鐘〉：「單伯昊生曰：丕顯皇祖烈考，逯匹先王，恣(?)勤大命，余小子肇帥朕型朕皇考懿德，用保奠」(銘文不全)  
《集成》82
2. 〈井人夬鐘〉：「井人夬曰：顛淑文祖、皇考克質(慎?)厥德，夬不敢弗帥用文祖、皇考，穆穆秉德……夬乍穌父大蓄鐘……」  
《集成》109~110
3. 〈泐其鐘〉：「泐其曰：丕顯皇祖穆穆異異，克愆(慎?)厥德，農臣先王……泐其肇帥井(型)皇祖考秉明德，虔夙夕……用乍朕皇祖考穌鐘……」  
《集成》187~188
4. 〈虢叔旅鐘〉：「虢叔旅曰：丕顯皇考車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厥辟，……旅敢肇帥型皇考威儀……用乍皇考車叔大蓄穌鐘……」  
《集成》238
5. 〈癩鐘〉：「癩曰：丕顯高祖、亞祖、文考，克明厥心疋尹，□厥威儀，用辟先王。癩不敢弗帥祖考……敢作文人大寶穌鐘……」  
《集成》247

<sup>17</sup> 《尚書覈詁》p239~240，學海出版社，民國67年2月初版。

- 6.〈秦公鐘〉：「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賞宅受國，烈烈昭文公、靜公、憲公，不墜于上……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乍厥鐘，靈音肅肅雍雍，以晏皇公……」<sup>18</sup>

《集成》262~263

- 7.〈戮方鼎〉：「戮曰：烏虜！王唯念戮烈考甲公。王用肇使乃子戮率虎臣禦淮戎。烏虜！朕文考甲公、文母日庚，弋休則尚，安永宕乃子戮心，安永襲戮身……用作文母日庚寶鬲彝……」《集成》2824

- 8.〈禹鼎〉：「禹曰：丕顯赳赳皇祖穆公，克夾詔先王奠四方，肆武公亦弗段忘朕聖祖考幽大叔、懿叔……肆武公迺遣禹率公戎車百乘……」

《集成》2833

- 9.〈大克鼎〉：「克曰：穆穆朕文祖師華父，息瓘厥心……，王乎尹氏冊令膳夫克……用乍朕文祖師華父寶鬲彝……」《集成》2836

- 10.〈叔向父禹簋〉：「叔向父禹曰：余小子嗣朕皇考，肇帥型先文祖，恭明德，秉威儀，用申罔莫保我邦我家，乍朕皇祖幽大叔鬲簋……」

《集成》4242

- 11.〈癸簋〉：「癸曰：覲皇祖考嗣威儀，用辟先王。不敢弗帥用夙夕。王對癸懋，易佩。乍祖考簋……」《集成》4170

- 12.〈猷簋〉：「王曰：有（舊）余惟（雖）小子，余亡康晝夜，經雖先王，用配皇天……肆余以義士獻民，再戾先王宗室，猷乍鬲彝寶簋，用康惠朕皇文烈祖考……」《集成》4317

- 13.〈秦公簋〉：「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鼎宅禹蹟十又二公……余雖小子，穆穆帥秉明德……乍□宗彝，以昭皇祖……」

《集成》4315

<sup>18</sup> 「音」的後一字依裘錫圭先生考釋，讀為「肅」，說見〈戎生鐘銘文考釋〉《保利藏金》嶺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

14. 〈沈子它簋〉：「它曰：拜稽首敢□昭告朕吾考，令乃鵬沈乍緡于周公宗……它懷整我多弟子、我孫，克有型效……」

《集成》4330

15. 〈叔權父卣〉：「叔權父曰：余考不克御事，唯汝攸期敬乂乃身，毋尚為小子。余兄為汝茲小鬱彝……」

《集成》5429

另外還有幾篇銘文是在篇首記時之詞後緊接著「某曰」

16. 〈蔡侯申鐘〉：「隹正月初吉孟庚，蔡侯申曰：余雖末少子，余非敢寧荒，有虔不易，佐佑楚王……自乍歌鐘，元鳴無期。子孫鼓之。」

《集成》210

17. 〈邵黨鐘〉：「隹王正月初吉丁亥。邵黨曰：余畢公之孫，邵伯之子，余頡岡事君……我以享孝，樂我先祖……」

《集成》225

18. 〈獻巢鐘〉：「隹王正月初吉庚午。獻巢曰：余攻王之玄孫，余該子，擇厥吉金，自乍蘇鐘，以享孝于我皇祖。至于子孫，永寶是娛。」

《考古》2000年6期

19. 〈戎生編鐘〉：「唯十又一月乙亥。戎生曰：休辭皇祖憲公，趨趨趨趨，啟厥明心……至于辭皇考昭伯，趨趨穆穆……今余弗段瀆其觀光……余用昭〔各〕，追孝於皇祖、皇考……」

《文物》1999年9期

20. 〈晉姜鼎〉：「隹王正九月乙亥。晉姜曰：余隹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段妄寧……」

《集成》2826

21. 〈陳逆簋〉：「隹王□月初吉丁亥。少子陳逆曰：余陳趨子之裔孫。余寅事齊侯……用作孝武趨公禴器錫……」

《集成》4629

22. 〈陳侯因敦〉：「隹正月六癸未。陳侯因胥曰：皇考孝武趨公，恭哉！大謨克成。其惟因胥，揚皇考……」

《集成》4649

23. 〈晉公盃〉：「隹王正月初吉丁亥，晉公曰：我皇祖唐公□受大命……我烈考□。公曰：余惟小子，敢帥型先王……」

《集成》10342

上舉 23 篇銘文中，除 14、15、16、20 四篇外，皆明確為祭祀先祖所作之器，除去此四篇銘文之後，其他銘文顯示出一個較突出的特點，即是在「某曰」之後，先稱述其先祖，然後往往有述及自身遵循、效法先祖功績德行的文句，之後言其所成就的事功（17、18、21 的「某曰」之後乃是述作器者之世系，性質較不同，亦應排除），而這樣的特點在不是以「某曰」開頭的銘文中，幾乎是看不到的。

具此一特點的銘文，還可以和《詩經·周頌》的篇章進行比較。〈周頌〉卅一篇一般認為是西周初年的篇章，文詞古奧，多不用韻。其中祭祀先王的篇章中，往往先稱述先王功烈，而後述及自身，與上舉銘文具相同特點，如〈維天之命〉：

「於乎丕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烈文〉：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我將〉：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關於「頌」的性質，《詩經·周南·關雎》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上博簡〈孔子詩論〉亦云「『殘民而怨之，其用心也將何如？』曰：『邦風是已。』『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將何如？』☐『是已』『有成功者何如？』曰：『頌是也。』」（簡 4~5）<sup>19</sup>顯然地，稱頌先祖之功德，並陳述自身所成就的事功，即是「頌」這種文體所記述的重要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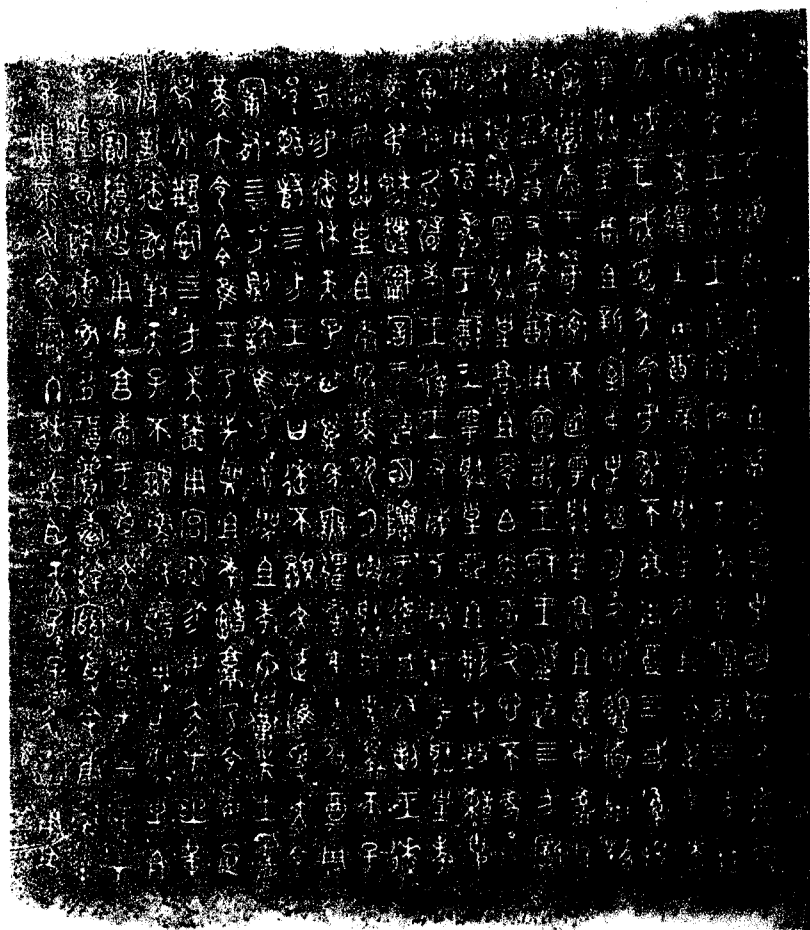
<sup>19</sup> 釋文據周鳳五先生〈《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收於《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2 年 3 月。

綜上所述，將文獻與出土材料結合起來看，或許可以這樣說，具有上述特點的銘文，很可能即是「頌」這類文體，銘文所記載者或可視為當時宗廟中頌辭的忠實呈現。而這類銘文所記載的文詞，其完整性、豐富性，又顯然較〈周頌〉中同性質的篇章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逯盤〉銘文，完全符合上述的特點，應該就是「逯」在宗廟之中所頌禱的「頌」。

### 小結

〈逯盤〉銘文雖不乏兩周銘文中常見語詞，由於其中有些語詞、文句的意義極為明確，可據以做為判斷舊說時的重要依據，同時也可以糾正過去不正確的認識；銘文以「逯曰」開頭，在形式上也極具特點。文中乃針對「幽明厥心」、「辨明厥心」、「會詔」、「會」等語詞、文句，全篇銘文的體裁形式及其性質等，提出個人的看法。認為「幽」當訓為「深」，「幽明」在盤銘中不應當視為偏義詞。「辨明」或當即《詩經·魯頌·有駘》：「在公明明」之「明明」，為勤勉、眊勉之意。「會」及「會詔」中的「會」皆訓為「匹」，相當《楚辭·離騷》：「湯禹嚴而求合兮」之「合」。全篇銘文從形式及內容的特點來看，可視為宗廟頌禱之詞的忠實記錄，其文體近於「頌」。全篇銘文中可供比較的語詞尚多，如「宅厥董疆土」與〈猷鐘〉之「王肇適省文武董疆土」，也應該可以藉由盤銘而對鐘銘，甚至厲王的史事有更新的認識。謹以個人讀〈逯盤〉銘文時的一些粗淺看法提供出來，不當之處尚請批評指正。

2003年8月17日寫畢



銘文採自《盛世吉金》p34

北京出版社 2003 年 3 月

# Three explanations of 〈逯盤〉

Ho, Shu-huan\*

[ Abstract ]

The cellar with 27 pieces of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 was discovered at Yangjiacun(楊家村), Meixian (眉縣), Shaanxi (陝西) in January 2003. This discover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paleographers, historians and archeologists. There is a vessel called lai-pan(逯盤) which has 373 words in this discovery. It is the longest in the kind of pan(盤) in length. I will discuss about three points in this paper: first, to approach the meaning of 「幽明厥心」 and 「葬明厥心」; second, to approach the meaning of 「會詔康王」 and 「用會昭王、穆王」; third, the gist of this inscription is to praise his ancestors in ancestral shrine, I deem it is similar to the section in The Book of Poetry(《詩經》的頌) in literary style.

**Keywords:** western-chou, ancient inscriptions on bronze, expression, section in The Book of Poetry, lai-pan 〈逯盤〉.

---

\* Ho, Shu-huan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